

# 楊 桂 香

陶 鈍 著



## 序 言

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以后，开始考虑到使用民族民间的文艺形式写出为工农兵所容易接受的作品的问题。可是写什么内容，用哪种形式，还没有一定的意图。

一九四六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迫使解放区的军民不得不奋起自卫。战争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我们以百余万的步枪加小米的部队要打垮四百余万现代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取得革命的胜利，首要的任务就是壮大解放军。当时的兵是武装起来的农民，农民和兵是分不开的，中心工作就是动员农民参军。文艺工作也不能脱离了这项中心工作。

用哪种形式呢？我想使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鼓词。我幼年时代很爱看小唱本、鼓词之类的“闲书”，看得多了，久了，不知不觉的摸到了它的一点规律。可是入了学校以后学的是另一套东西。受了“五四”新文艺运动的影响，認識就变了，认为新文艺就是诗歌、小说、话剧等，这些唱本、鼓词是旧文艺，不要再弄了，也就丢开了。丢了

二十多年再去弄是有困难的。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的号召下，就是再困难，也必须贯彻，这是我决定这部作品的主题、题材和形式的一段经过。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跟随山东党的领导部门经常地在莒南县活动，对莒南县的各方面的生活比较熟悉，所以这部作品就以莒南县为背景。至于这故事就不完全是莒南县的了，有的情节是在听参军总结报告时听到的，有的是同志们口头上传说的，连同自己在动员参军工作中的体会汇集起来，就成了一个完整的送未婚夫参军的故事。至于人物，送郎参军的妇女当然很多，送未婚夫参军的就在莒南一县也不止一个人。作品初次在莒南县一带出现的时候，引起了很多的揣测，有人说是某村有这么个故事，大同小异。有人又说不对，这故事很像另一个某村的事，杨桂香很像某村的某人。其实哪一个村也不是，哪个人也不对。我只是把一些参军故事，这里取一点，那里凑一块，人物也是这个人的家，那个人的形象，这个人的性格，那个人的环境。任凭怎样揣测也找不出真人真事来。

这本书出版以后，在当时可能对参军工作起过一点宣传作用。除了滨海区曾印行过以外，胶东和鲁北也印行过。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山东的新华书店又印行了一次。以后这书就停版了。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号召支援农业，文艺为农业生产服务成了迫切的任

务。要想为农村服务，民族民間的文艺形式还是容易为农村群众所接受的，应当繼續写这类的东西，可是一时写不出来，所以想到把这本鼓詞修改一下先拿出来，再繼續編写。

这次修改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上都没有什么大变动，主要的是修改了以下各点：

第一，故事内容因为是在解放战争时候写的，又是为了滨海区动员参军写的，有些战争时期的生活和地区上的日常生活就不須多講；但是到了今天再看这書，說这書的人有些生活他們就不了解了；再那么简单，会影响到他們对内容的了解，因此不能不补充上一些生活内容。在唱詞方面沒有多大的变更，在說表方面增加的頗多。加重說表，这也是符合长篇書的传统的。

第二，因为我不会說唱，初写的时候，唱詞不敢用长短句，恐怕不能上口。其实呆板的十字句即使能上口，演員在音乐方面也难以灵活运用，会弄得腔調简单，沒有变化，喜怒哀乐的情感也不易表达。摸了这几年的曲艺工作，才知道长短句只要合乎演唱的节拍，不但可以用而且是必須用的。在这方面虽然有了些修改，但是还很不够。这有待于說唱这書的演員繼續加工。

第三，我幼年讀了些鼓詞对我写这書有帮助。但是我讀的鼓詞里边很多陈詞滥調，例如“女嬋娟”、“地平川”之类。也有很多是为了押韵合辙用了些不通的名詞，例

如“馬能行”、“馬走战”之类。这次修改把这类詞汇大大地清洗了一下子。唱詞的押韵合辙是必要的,但是因为押韵合辙就堆砌上这么一些陈旧的东西,对嶄新的內容是不相称的。新內容应当用新語汇来表达。在这方面作的也还是不够。以后还可以修改,力求既能押韵合辙,又能創造新的語句,使它更好地表达新內容。

現在农村經過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創建了人民公社,在三面紅旗照耀下又战胜了三年严重的灾荒取得了較好的收成,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对文化娱乐有了迫切的要求。但是青年一代可能不知道在十数年前妇女們冲破了封建压迫,为了保卫祖国,保卫胜利的果实,坚决地送子、送郎参軍的革命旧事。今天我們虽然处在社会主义建設环境之中,但是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們的台湾,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还在叫囂什么“反攻大陆”,我們一刻也麻痹不得。讀这本书或者听这本书,因追忆旧事得到一点启发,提高一点警惕性和战斗意志,对他們的思想进步有一点帮助,这对作者是莫大的鼓励。

1963年2月18日。

## 目 次

|     |                      |     |
|-----|----------------------|-----|
| 第一回 | 許黑子催根逼民命<br>歪嘴黃說媒害穷人 | 1   |
| 第二回 | 八路軍打跑頑固隊<br>張玉田說服楊桂香 | 13  |
| 第三回 | 求解放楊桂香退婚<br>追根源王縣長斷案 | 27  |
| 第四回 | 學紡綫姑娘忙生產<br>賽秧歌醫院贈錦標 | 54  |
| 第五回 | 陳德志決意求婚配<br>楊桂香偷眼相夫婿 | 68  |
| 第六回 | 比賽學習桂香挑戰<br>飛行爆炸德志立功 | 82  |
| 第七回 | 忙作嫁衣夢想享樂<br>反省忘本立志整風 | 96  |
| 第八回 | 未婚妻登門勸夫婿<br>小英雄當面提條件 | 113 |

|     |                      |          |
|-----|----------------------|----------|
| 第九回 | 新式結婚秧歌伴送<br>有情眷屬夏夜深談 | .....133 |
| 第十回 | 陳德志辭家入伍<br>楊桂香送郎參軍   | .....146 |

## 第一回 許黑子催粮逼民命 歪嘴黃說媒害穷人

鼓板冬冬震四方，  
十字街头打麦場；  
不說古来兴亡事，  
且說农村一姑娘。

四句歪詩念罢，引出了一段故事来。这故事出在山东省莒南县。这莒南县原来是莒县的一部分，位置在山东江苏交界的地方。莒县是春秋战国时代莒国的旧地。清朝在这里設立了州治，所以也叫做莒州。莒县是一个大县，东西一百多里路寬，南北二百多里路长。北部是平原，南部是山区和丘陵地带。离莒县城四十五里有一个大店庄，这庄里有十来户大地主，有名的庄閻王，就是这庄里的恶霸地主。离莒县城九十里有一个十字路鎮，是一个三千多户的大鎮店。为什么叫十字路呢？因为从临沂城到日照城，从莒县城到赣榆城都要經過这个鎮，路程都是百多里。两条大路划成了一个大十字，所以叫做十

字路。因为是四个县来往必經之路，所以人烟稠密，生意兴隆。說是一个鎮店，气象和个县城差不多。日本鬼子占据了这四个县城之后，想在十字路鎮安据点控制莒县南部，可是离四个县城都一百多里，距离太远，单安一个据点不管用。要安一連串据点，可是兵力不足，这是日本鬼子制命的弱点，也是办不到的。所以这地方被国民党委派的頑固派县长許树声占着。这許树声有半边脸像猪脸一样，还生了一些黑毛，所以群众給他送了个外号叫許黑子。自从日本人占了莒县城，許黑子就搬到十字路鎮来。不但不抗日，反而和汉奸队勾結，实行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主张。向老百姓要粮要草，苛捐杂稅，名目繁多。一时拿不上就一条繩子縛了去，挂梁头，跪門坎，非刑拷打。这样才逼出楊桂香被卖的这种事来。諸位同志若問楊桂香家住哪方？父亲是什么人？母亲是什么氏？家道如何？出身怎样？咱就打起鼓板慢慢地道来：

說的是莒南县有个楊家店，

楊家店有个姑娘叫楊桂香。

她爹爹大号就叫楊正义，

她母亲娘家住的不远本姓王。

老两口膝下无儿偏愛女，

楊桂香上无兄，下无弟，独女一个不成双。

她家里本是一个穷佃戶，

每年秋粮食都送到大店庄。

好年景半飢半飽的混着過，  
壞年頭肚里空着兩條腸。  
這一年桂香不過十六歲，  
十字路來了許黑子的頑固幫。  
頑固隊不是要糧就是要草，  
村子里直鬧得鷄飛狗跳牆。  
楊正義盆干瓮空拿不上，  
逼得他走投無路要懸梁。  
一家人正在愁的無其奈，  
大門外來了媒婆歪嘴黃。  
你看她年紀已經五十歲，  
身穿着紫褲子、藍褂子、大花  
鞋、紅襪子，打扮得活像一個  
棺材瓢。

有一張長滿了皺紋的大黃臉，  
蛤蟆嘴偏斜向着右腮幫。  
這媒婆右手拿着一把大蒲扇，  
左手里烟袋荷包亂啣當。  
你看她扭呀捏呀的落了座，  
一開口先問短來後問長。  
楊大娘見了鄰舍就訴苦，  
只見她未曾開口淚汪汪。  
眼看着拿不上錢糧過不去，

可怜俺一家沒有隔宿的粮。

歪嘴黃聞听此言撇扭嘴，

叫了声楊家嫂子听端詳：

明摆着現成法子你不想，

你偏要东取西借乱嚷嚷。

楊大娘听說有了好办法，

上前来一片誠心請教忙。

叫妮子快装烟来快倒水，

灶底下半边茶壶忙端上。

歪嘴黃咧开大嘴說了話，

这一来苦了姑娘楊桂香。

且說歪嘴黃听了楊大娘訴了一陣苦，不但沒有动同情之心，反而咧开大嘴，露出了黃牙，格格的笑起来，口里言道：“你家現放着宝贝，不想出脫，还要东取西借誰能帮你？常言說，家有黃金，邻舍家有馱盘，你家的日子，誰还不知道。”楊大娘說：“嫂子，俺家的日子，你是摸不着。自从許黑子来了，三日要一次粮，五日要一次草，为了給許黑子拿錢粮，家里上頓不接下頓。数着米粒下鍋，手捧着柴草烧火。欠下的粮，一天催两三遍，逼的妮子她爹就要不活了。嫂子你說俺家里还有宝贝，你翻翻看吧。要是有一件能折变錢的东西，俺也不至这个样子。”歪嘴黃还是挤眉弄眼，表示不相信。把一个楊大娘弄得摸不着头脑，只好凑上前來說道：“嫂子你行行好事，給俺出个主

意，救俺这一时之急。”这媒婆不慌不忙，伸长了脖子喝了一碗茶，猛猛的吸了两口烟，指手划掌地说出办法来了。

歪嘴黄嘴巴一歪把話講，  
楊大娘側耳靜听在一旁。  
桂香女倚傍母亲听閑話，  
自来是父母有忧儿心伤。  
媒婆說屋頂漏了自己盖，  
又道家里来客自己忙。  
你要想依靠旁人不中用，  
要知道依靠自己是正当。  
你家里現有宝贝搖錢树，  
一家人禍福就在她身上。  
歪嘴黃說罢此言使眼色，  
狐狸眼直盯住楊桂香。  
桂香女見事不好快溜走，  
进房門一头倒在破板床。  
坏媒婆这时說話不碍口，  
你看她长篇大論說的詳。  
她言道离此不远刘家寨，  
有一家富戶叫刘見堂。  
他家里二百多亩成粮地，  
大山上白茫茫的两群羊。  
老头子因为无儿怕絕后，

打算着紅媒大启說二房。  
他言說彩礼不拘多和少，  
一出口說了三百大光洋。  
你若肯把你女儿許給他，  
怕什么官家要你十石糧。  
楊大娘听罢媒婆一席話，  
就言道嫂子白說這一場。  
虽然說俺家穷到断了頓，  
下不了出卖女儿的狠心腸。  
再者說孩子不过十六岁，  
怎么能生男育女当二娘。  
媒婆說年紀小点不要紧，  
这事情你若願意再商量。  
等待那桂香长到十八岁，  
咱叫他先下彩礼后圓房。  
眼前是火烧眉毛事情急，  
要不然一家大小要遭殃。  
楊大娘話不投机不答应，  
这时节恼了媒婆歪嘴黃。  
急忙忙拿起蒲扇找烟袋，  
說了声麻煩麻煩走慌忙。  
楊大娘留她拉也拉不住，  
她帶着滿肚子煩惱进草堂。

楊大娘看了媒婆已經走远，自己无精打采的回到家来。这时桂香姑娘在房里完全听明白了，倒在床上哭起来。想来自己十六岁了，碰到这样的年头，不能替爹娘分忧，叫坏媒婆把主意打到自己身上来了。要是爹娘答应了，自己这一辈子就算完了。要是不答应，还有什么办法？越想越委屈，止不住伤心落泪。落了一陣泪，就放声大哭起来，哭了一陣，又光抽咽。哭得楊大娘心如刀搅一般，就上前把女儿拉起来。桂香叫母亲这一拉更觉得受屈，一头倒在娘的怀里，泪珠滚滚像堵不住的涌泉。世間最亲的莫过于父母和儿女。母亲和女儿比父亲和儿子更亲。母亲和女儿在家里是早早晚晚，里里外外，一霎也不离开的伴儿。从下生长到十七八岁，眼里看着，手里摸着长大的。找一个門当戶对的女婿，出嫁时还免不得哭上几場，要是把女儿送到火坑里去于心何忍？楊大娘想了想自己过了半辈子，不能成家立业，叫人家在小女儿身上打主意，觉得对不起女儿，也就紛紛落泪，母女两个，不觉抱头痛哭起来。

正在哭到伤心的时候，楊正义从外头进来，看到这般光景，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变故，就把她們母女二人拉起来。楊大娘看見老头子回来了，就擦掉了眼泪。又把桂香扶起来。只見她滿脸泪痕，两眼紅肿，破衣襟上已經湿了一大片。楊大爷看見着实在心疼，就問道：“孩子你受了什么委屈，快对爹爹說說。”

楊桂香見了爹爹更心傷，  
擦不干兩眼扑簌淚兩行。  
女兒家這般事情怎開口，  
也只好嚎啕大哭當話講。  
楊正義眼見此情也落淚，  
回頭來又問老妻楊大娘。  
楊大娘未曾開言咬牙恨，  
恨的是壞蛋媒婆歪嘴黃。  
最不該咱家為難她得勢，  
她想着桂香給人家當二房。  
咱兩口沒有兒子依靠女，  
到後來養老送終都在她身上。  
過幾年招上一門好女婿，  
也不枉人生在世活一場。  
楊老爹聽罷此言心好惱，  
他雖是口里不說暗思量。

楊正義听了老妻說罷情由，心中也十分懊惱，想去找歪嘴黃罵她一頓。可是低頭一想，這種媒婆是專門搬弄是非的，罵她一頓，也擋不了自己的事。許黑子要的錢糧，三天的限日，已經過了兩天，求親告友，都說是自己照顧不過來，哪能照顧別人。再過一天，許黑子就派隊伍來抓人。這待如何是好？他就把出去這一天，跑了几十里路沒借到半文錢、一粒糧的話對她娘倆講了一遍，楊大娘

也沒主意了。

楊正義求親告友走四方，  
沒借到半點銀錢一粒糧。  
眼看着三天繳納到了限，  
免不得戴上枷鎖坐班房。  
他言道事情到了這地步，  
也只好硬著頭皮碰南牆。  
倘若是許黑子狗黨抓我去，  
你帶著桂香女兒去逃荒。  
咱活著總有一天再相會，  
到那時家團圓日子長。  
倘若是一氣不接我死去了，  
別讓我一把骨頭丟路旁。  
楊老爹說到傷心落了淚，  
她母女抱頭大哭在一旁。  
楊桂香擦干了眼淚要說話，  
叫了一聲爹爹又叫了一聲娘。  
您二老養個女孩什麼用，  
怪不得珍重男兒賤姑娘。  
到如今爹爹眼看要遭難，  
咱不能束手待斃像綿羊。  
倒不如把兒許給劉大戶，  
一定能換到他家三百洋。

二爹娘有了銀錢有了命，  
也免得一家老少都遭殃。  
为孩儿虽然掉进火坑去，  
也算是孝顺父母这一场。  
楊桂香說出了伤心話，  
疼坏了滿头白发老爹娘。

楊桂香說到伤心之处，放声大哭。楊大娘把女儿攬在怀里簌簌的落泪。常言道有声叫做“哭”，无声叫做“泣”。这种无声啜泣，更是从心窝里流出来的血，楊大爷在旁把冲出眼眶子来的热泪又咽回去。就說道：“事情已經到了这地步，我若被許黑子抓去，横竖是一死，你母女二人，孤苦伶仃也难以活命。倒不如暫顧一时，日后再作打算。既然女儿为了爹娘去跳火坑，那只好依了女儿的志願許給刘家，收点彩礼，救这一时之急。和刘家講好女儿还小，两年以后再娶过門。这种变乱的世道，两年之后誰还知道有誰？桂香的娘，你的意下如何？”楊大娘本来死也不会乐意，这时想到丈夫六十多岁去坐班房，生死难保，也只好点头答应了。

楊大爷就去找歪嘴黃答应这門亲事，那歪嘴媒婆是一个刁猾不过的妇人，一見楊老爹找上門来，就故意为难，說是已經回絕了刘家，这时难以再去說。楊大爷明知她是弄鬼，别无办法，只好答应她，收到三百元彩礼之时，拿出五十元来給媒婆做謝礼，这歪嘴黃才装腔作势的应